



第一章 陌生来信



我又想生病了，最好立即大病一场——不能起床，不能上学，需要住院打点滴的那种。多年来，每当妈妈莫名其妙对我特别凶——凶得让我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感觉没法活下去了，可我没有丝毫主动寻死的念头，我就渴望重病一场。

我们家一直缺个爸爸，我并不认为这特别要紧。我好像一直活得有滋有味，给点儿阳光就可以春色满园。除了妈妈间或莫名其妙凶神恶煞的折磨外，我实在找不到还能让我郁闷至崩溃的理由了。能让我乐呵呵的东西狂多。比如，我喜欢上学、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喜欢追星、喜欢各种时尚的电子产品（虽然我什么都买不起，但我的同桌兼好友富二代凌菱的东西我可以随便玩尽情用）……我尤其喜欢做白日梦。梦境自然是粉红色的，和大白兔奶糖的味道差不多。

“成天就知道傻乐，都多大了还没心没肺的！”这是妈妈多年来强行烙印在我身上的标签，绝对的暴力、绝对的污蔑、绝对的歧视、绝对的偏见。哦，还不够，还应加上“极端的”三个字。我真怀疑妈妈根本不懂什么是“没心没肺”，或者从没见过“没心没肺”的人。没心没肺的我能够一直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没心没肺的我能够憧憬遥远的未来？没心没肺的我能够为自己设计前程？

我之所以一直自觉甚至自虐般努力学习，至少有一半是为了妈妈。“知识改变命运”，



这应该是我在小学教室墙壁上铭记下的，——某个记不得名字的外国人的箴言。我想上重点大学，毕业后去外企工作。挣足够多的钱，买一套属于我和妈妈永久居住的房子。那房子应该足够大，至少有两间独立的卧室，有属于我和妈妈两人使用的卫生间——我极度讨厌和邻居共用卫生间。我深恶



痛绝动不动就搬家，可是，妈妈偏偏酷爱频频搬家。我怀疑妈妈是属蚂蚁的，只有蚂蚁才喜欢根据天气变化不停地挪窝。

“我们先前不住芒果街。先前我们住鲁米斯的三楼。再先前，我们住在吉勒。吉勒往前是波琳娜，再前面，我就不记得了。”某一年，我读到《芒果街上的小屋》¹开篇中的这段文字，才明白不停地搬来搬去多是被迫的，多是为了追求更为廉价的房租。当然，也意味着贫穷和拮据，还意味着拥挤、肮脏和危险。

未来的某一天，如果可能的话，我还会买小轿车，像凌菱妈妈开的那种猩红色的。如果还有可能的话，我会力挺妈妈辞职，不再苦大仇深拥挤在公共汽车上卖票。虽然我并不认为当一个售票员有什么不好，但妈妈对这工作似乎厌烦得抓狂。



003

第一章
陌生来信

1 [美] 桑德拉·希斯内罗斯著，潘帕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下辈子当牛做马也比当卖票的强！”说这种话的时候妈妈总是咬牙切齿，似乎正面对不共戴天道遥法外的杀父仇人。“要不是为了你这冤家，我早就不干了呢。”妈妈每次骂完她的工作，就会捎带着骂我。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自然被呼啸的无名火燃烧得牙吡欲裂，但我不能还嘴，唯恐点着了妈妈那堆严阵以待的火药桶。我就这么苦苦憋着，这种痛苦应该和传说中旧社会自然灾害时期那些吃了观音土拉不出屎粑粑的情形差不多。因此，我痛下决心，一旦时机成熟，我一定要让妈妈彻头彻尾歇着，像凌菱妈妈那样做全职太太。请两个保姆伺候她，让她养尊处优，让她发自内心感叹“养了你这个宝贝闺女真没白养啊，我简直是赚大发了哟”。

呵呵，这些天马行空的幻想我自然没敢对任何人提起，我害怕别人说我思想复杂不像中学生。我也觉得我相当复杂，有什么办法呢，我并非一直生活在真空中。我都16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

我深信“我的未来不是梦”，至少说不仅仅是梦！

有梦想，就有希望。有梦想，就有前进的动力。如果没有梦想，生活将没有丝毫亮光，活着如同行尸走肉。如果没有梦想，人类文明将停下前进的脚步……如许多励志之语，我还能随口背出几长串。

2

谢天谢地，每逢想大病一场的念头萌生不久，我一定会卧床不起，除非妈妈立即由悍妇摇身一变成为慈母。



16岁的我已经明白，不知不觉间我已郁结了一种可怕的心理疾病。但是，我不想去看医生，甚至害怕不治自愈。因为只要一病倒，那个压迫着我甚至威胁着我，让我唯恐避之不及的妈妈立即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比温柔、善良，让我幸福无比的妈妈。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任何人，守候在我病床前那个满眼爱怜满脸焦虑浑身憔悴的中年女人，绝对是世界最慈爱的妈妈。不言而喻，对于我来说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妈妈陡然凶神恶煞，不明究竟。

常言道：不怕挨打，就怕遭黑打。差不多已有一个星期了，妈妈没和我正常地说过一句话，自然也没有一丝好脸色。她那枯黄的脸上粘贴着一层厚厚的青霜，瘦削、疲惫的身影包裹着黑森森的寒意。她忙碌到哪里，哪里就像突然遭受了寒流，或者就像天气预报所说的“局部地区有霜冻”。每一样简陋的家什似乎都和她结下了三世之仇，被她折腾得“叮咣”惨叫。每一个角落似乎都发射出仇恨她的目光，被她报复似的囹圄一通敲敲打打。

这种时候我自然不敢主动和妈妈说话，即使非说不可也不说。可是，





她像是一直潜伏在我内心深处。我不说的，准确说是不敢说的，她全都知道，反过来还会被她倒打一钉耙：“你嘴巴长着就是为了吃啊，越大越不像话了，傻到不知道说话了？”

事实上，当心情极度糟糕的时候，妈妈是不会轻易开口的。非说不可了，张嘴就这样逼迫我神经错乱。这种时候我倒宁愿她当我是空气，或者浮尘，或者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家什。哦，我忘记了千万不能是破旧的家什，指不定就得挨她飞来一脚。我自然尽可能小心翼翼与她保持安全的距离，尽可能不在她视野里晃动，尽可能不让她听见我的任何声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得想方设法从她眼睛和耳朵里消失。

可是，我们租住的房子就巴掌大，我除非会隐身法，或者人间蒸发，绝不可能不和她照面。我就像一只别无选择与猫为邻的小老鼠，或者是一只不小心落入虎穴的羔羊，我的胆战心惊无法描述难以形容。这种悲催，应该就是通常所说的“度日如年”“惶惶不可终日”吧？

幸亏我不爱钻牛角尖，我总能找到自我安慰的理由。

也许天底下所有的妈妈都是这么怪异？凌菱说她妈妈唠叨得让她和爸爸想相拥着站在高楼上做自由落体运动；也许所有生活不尽如意的女人都会如此喜怒无常；也许所有没有丈夫的女人都是如此乖戾不可捉摸；也许确实是我做得不够好，就像许多书上所说的那样，只有自己做了妈妈了才能理





解妈妈的苦衷；也许妈妈所做的一切——好的和不好的都是为我好……也许……

多数时候我不会纠结于这些个毫无意义的“也许”，心心念念只想一件事：除了偶尔不和我好好说话，除了偶尔不问青红皂白凶我，妈妈并没把我怎么的。日子再难，她从没让我辍学，从没让我吃不饱穿不暖，没一拍屁股撇下我嫁人远走高飞，我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心存感激。如果这些理由还嫌不够充分的话，还有最后一个无可抗辩的理由：谁让她是我妈呢？谁让我是她的女儿呢？

3

早上六点，没等闹钟尖叫，我就醒了，不情不愿快速起床。

神不知鬼不觉早已起床的妈妈，劈头盖脸冲我恶声冷语：“还不快点儿？都几点了？哪家的女孩子像你这样磨磨蹭蹭的？还想赖床啊？你倒是想得美！”

我知趣地一声不吭，以比平时快两倍的速度收拾妥当。

每天晚上写作业到深夜，一大早就得起来。周而复始，我的睡眠严重不足，自然严重影响食欲。要是我敢不吃早餐，妈妈说说不定会把我生吞了呢。看在她专门为我准备好了早点的份儿上，我得拿出十二分的热情风卷残云。否则，她多年积攒下的几大坨责骂一定会没头没脑砸向我。

想到妈妈昨晚12点才下班回家，比我起得还早，我心里突然漾起一小波感动。



“妈妈，你吃了吗？你也吃点儿吧，不吃早餐可不好！营养学家说，早餐可重要了……”我壮着胆子柔声问。

“我吃没吃关你啥事？你赶快多吃点儿就是了！哪来那么多的话？”妈妈粗暴地吼断了我的话，还是面无表情。不过，她的声音明显没那么坚硬了。当她说“哪来那么多的话”的时候，似乎多少恢复了一些女人本色。

我痛苦地吞咽妈妈为我剥好的鸡蛋，偷偷用余光搜寻她的身影。我害怕她看见我吃得如此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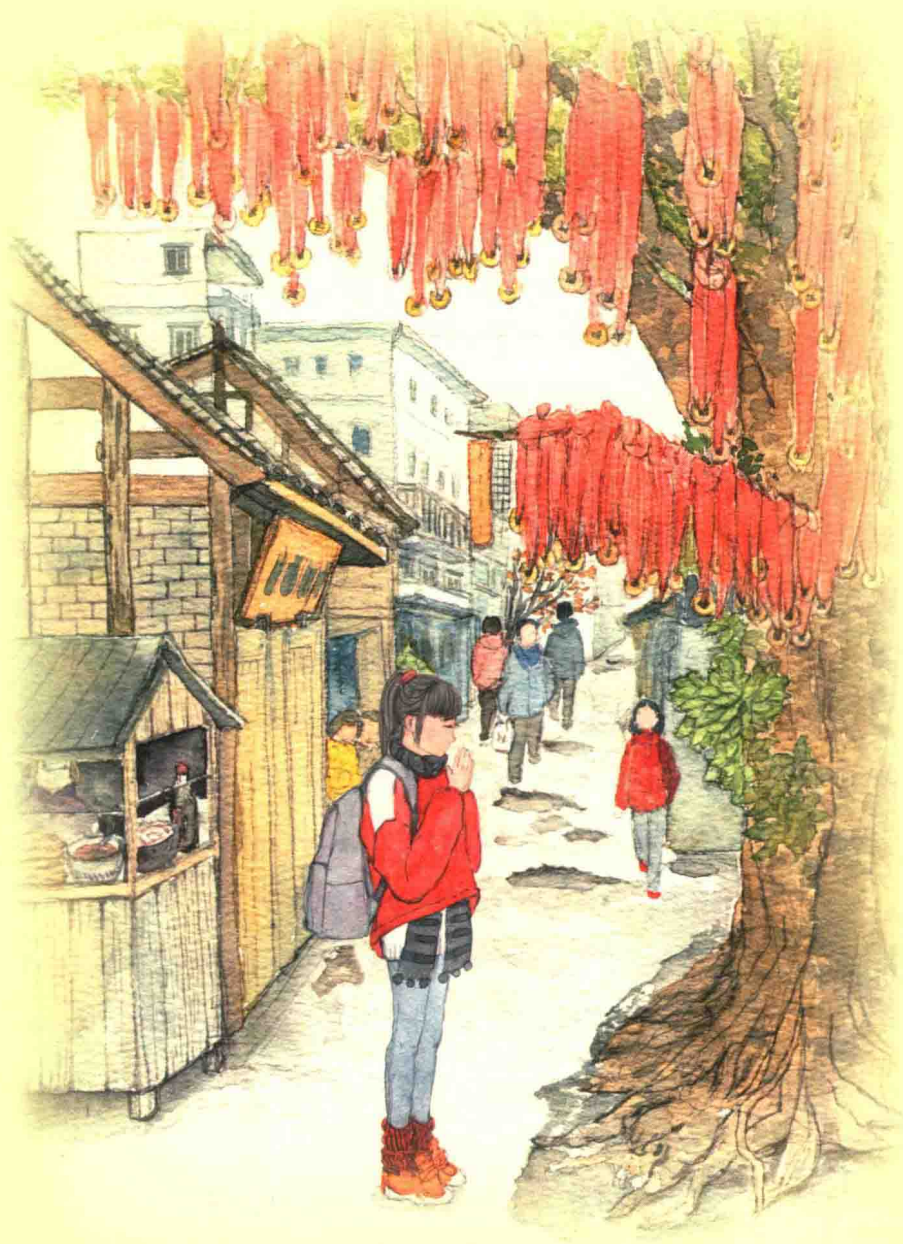
“你在吃药吗？你还真是娇气啊，你还真有本事啊，居然吃鸡蛋跟吃药似的！”妈妈虎视眈眈戳在我身旁，眼里杀气腾腾，状若河东狮。

我赶紧收回余光，恨不能把头埋进盛牛奶的碗里，恨不得连筷子和碗一起吃掉。

妈妈这么一吼，我的胃口顿时大开。我三下五除二，迅速歼灭了两个万恶的鸡蛋和两个万恶的花卷，还有一大袋万万恶的牛奶。凌菱曾嘲笑我说，你早餐吃得那么奢侈，哪像手机都买不起的人家？

我倒是庆幸，多亏我属于无论怎么胡吃海塞，都不会痴肥的那类人。

我一边开怀大嚼残留在口腔里的食物，一边抓起书包准备夺门而逃。一不小心碰倒了那个腿有残疾的凳子，那家伙火上浇油似的“咣咣噹”，理所当然助长了妈妈的厉声呵斥：“你冲谁发脾气啦？为你准备好吃的我还有错了啊？凳子得罪你了，想撒气冲我来。我的冤家啊，你这风风火火毛手毛脚的臭毛病啥时候才能改掉啊？狗都可以改掉吃屎的本性呢……”



009

第一章

陌生来信



一大早就稀里糊涂被骂了个狗血喷头，谁要是还要求我“淡定”，那显然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即便是那些四大皆空的和尚尼姑什么的，也绝对难以心平气和。我自然十二分不爽！好在骂我的那个人是我妈，否则，我的嘴巴可不是天生吃素的。谁还不会说难听话啊？没学会反唇相讥的人不是面瓜绝对是傻瓜！可我即或巧舌如簧伶牙俐齿还能把我妈妈怎样？早晚都得和她面对面，每天都在一口锅里吃饭，在一个被窝里睡觉，我可不能再惹她生气，就当这不过是另一种特殊得令人费解的“爱”吧！

偏偏昨天我的“大姨妈”如期而临。那讨厌的家伙一来，我就控制不住自己，好像突然变成了另一个我。我的情绪自然很不稳定，脾气自然不怎么好。我最终没能压抑住一肚子熊熊燃烧的火气，在甩门而出的一瞬间，忍不住恶语反击：“吃错药了啊！神经！也不嫌烦啊？！”

我赶紧背着书包落荒而逃。不用回头，我知道有个被浓霜肆虐蓬头垢面的中年女人正叉着腰怒视着我仓皇而去的背影。

我得小心翼翼躲避着巷子里无数奇形怪状的小水坑，那样子肯定像灰姑娘在跳芭蕾，或者像武侠中的“草上飞”。

这条幽深、曲折破败不堪的巷子，居然有一个诗意得不可思议的名字——许愿树巷。巷道出口处有一棵巨大的许愿树，据说是一棵风水宝树，被人们当作神明膜拜。不论春夏秋冬，满树祈福的彩幡摇曳，更增添了几分诗意和玄妙。这棵古老、沧桑的许愿树，已经成了C城的一张名片。





终于逃出这条一直令我疙疙瘩瘩的巷子，站在许愿树下，我默默祈祷：祝愿我妈妈的更年期赶快消失吧！

面朝车水马龙的大街，我凶巴巴地吹了一口气，像是痛痛快快地打了个饱嗝或者喷嚏。

多亏还能去上学，多亏还有凌菱那个铁杆垃圾桶在等着我尽情倾诉。挤上了2路公共汽车，我好像把刚才发生的不快全都抛在了那条曲里拐弯的巷子里。我紧了紧有点松懈的马尾巴，努力站直了，努力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调整好饱满的情绪迎接快乐的一天。

我似乎全然忘记了，晚上回家我该如何面对妈妈的穷追猛打。管他呢，天塌下来还有头顶着呢。别看妈妈凶得不得了，只要我视死如归和她对着干，她立即就会偃旗息鼓，期期艾艾，像顾影自怜的弃妇。许多时候我不忍心看着一头暴怒的狮子瞬间变成了沉默的羔羊，所以我尽量不和她对抗，尽量迁就她。还有，不管我多么抓狂，我都不会忘记她是我妈妈，是世界上最疼我的人！

4

离上课还有一刻钟。

我在校门口正好撞见凌菱从她妈妈那辆猩红色的小跑轿车里钻出来。

凌菱瞥见我，一脸山花烂漫。

本来我是笑盈盈的，可是，一看见凌菱，就像是遇到了久违的亲人，委屈得不得了，笑容瞬间跌落。



“美女，怎么了嘛？瞧你那楚楚可怜的样儿，跟受了委屈的小媳妇儿似的！” 凌菱挽着我的胳膊，贵妃般的身体用力蹭了我一下。

校园里欢声笑语蒸腾，如同一个硕大的蜂房，抑或像一口巨锅里的水在沸腾。突然觉得所有的欢乐都和我无关，我是这个和煦的早晨唯一灰头土脸的人。当感觉自己非常可怜的时候，我竟然夸张地滚出了两颗泪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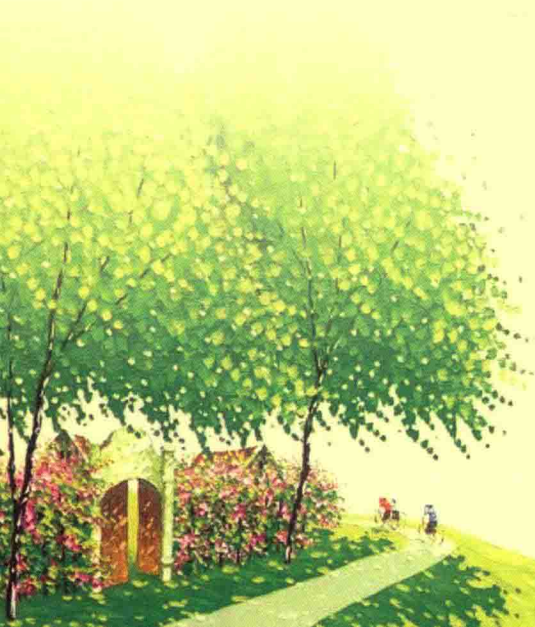
“美女，又和你妈妈吵架了？” 凌菱架着我，胳膊了我一下，轻声问。“你呀你，和你妈妈斗什么气呢？执迷不悟呀！她肯定是到了更年期了。更年期的妈妈是很麻烦滴，谁都得让着呢。”

不想让情绪继续滑坡，也不想让旁人看见自己的软弱，我用力抹了抹脸，故作轻松地甩了甩头，抿着嘴，声音颤抖地挤出了“我没事”。

可想而知，许多时候我讨厌妈妈，甚至达到了永远不想再见到她的地步。我讨厌她总是一脸苦大仇深，讨厌她说话总是粗声大气跟男人似的，讨厌她浑身上下的小市民气息，讨厌她动不动就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最

不能忍受的是她的不可理喻和不近人情……

好多年了，我就盼望着快快长大，能自己养活自己，早日获得梦想中的自由





自在。要不是想到妈妈也有对我好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至少离家出走200次了。要命的是，我想得都长白头发了，就是无法弄清楚妈妈最近为什么情绪突然失控。而且，就是借我200个胆，我也不敢在这种时候当面问她又在什么地方撮火了。我只能推测，妈妈可能真是提前进入更年期了。好多书上都说，更年期的女人比老虎还老虎，惹不得啊！我崩溃！

“你作业都写好了吗？千万别再被老师抓着了。”我捅了捅凌菱。

“物理还有一道题没做，不会，太难了。本来想骚扰你，可是……”我知道凌菱想说“你家没电话，你又没手机”，但她噎住了，打了个夸张的哈欠。“上高中真累啊，还有两年啦，我想我是熬不过去的！”

妈妈喜欢经常搬家，装固定电话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意义。学校不主张学生用手机，正好妈妈也舍不得为我额外花钱。买不起手机的我并不自卑，难得的是凌菱总会小心翼翼不去触碰我贫困的事实。

“你啊，赶快进教室吧，你抄我的。不然，被逮个现形，有你好看的。”我赶紧拖着凌菱冲向教室。

“美女，求求你慢点儿！我胖啊，走路都累得不行呢！”刚跑两步，凌菱就娇喘连连，勾着腰捂着胸哀求。

别看凌菱体态丰满，可她说话细声细气，和体形形成强烈反差。而且，像大多数胖子一样，她心胸相当宽阔，似乎没什么事能让她上心着急，脾性缓慢得像一只刚刚冬眠醒来的熊。

不过，凌菱的最大烦恼在于不知道需要努力做什么。其实，她挺内秀的，也可以说大智若愚。可她并不怎么努力学习，因为她似乎没有努力的必要。如果不能顺利考上重点大学，她可以自费出国留学。钱，对于她家



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据说她爸爸挣的钱，他们一家人即使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做，下辈子都够花了。她不需要像我一样用功，以便将来雄心勃勃买房子买汽车，一切都像是早就为她设计好了的游戏程序。

凌菱的歌唱得很专业，模仿邓丽君似乎可以以假乱真。

她画画颇有天赋，她说如果到了高二文化课学习更吃力了，多半会转向报考美术专业。

按理说，我和凌菱差异巨大，根本不可能成为好朋友的。高一入学那天，我们正好同桌。她的体形确实让我吃惊，但是更让我吃惊的是她那温柔的眼神和孩童般透明的微笑。一般说来，身体异样的学生很容易遭到同学的嘲弄、歧视，但凌菱却以从容不迫的气度赢得了所有同学的尊重。

凌菱并不介意自己的肥胖，时不时拿自己的体重开玩笑。

“美女，你知道我们走在一起就是一个成语吗？”凌菱憨态可掬。

唯恐伤了她的自尊，我假装不知道，一脸茫然，拼命摇头。

“这么简单的成语你都不知道？‘佳瘦菱肥’呗。我要是能够穿越到唐朝，我肯定是顶呱呱的大美女，回头率和你有得比……没办法啊，现在人心不古了啊。你看，你比我吃得多得多，你为什么就不长膘？简直太不公平了！我找谁评理去？你也别得意，胖也有胖的好处。你看，我冬天特别不怕冷，而你呢，成天哆哆嗦嗦的，跟寒号鸟似的……”凌菱笑得花枝乱颤，似乎说的不是她自己。

凌菱说话细声细气如同古典仕女，可她笑声嘹亮简直是当代猛女。

我十二分佩服凌菱绝好的心态，十二分佩服她没有富二代的骄矜，十二分佩服她对贫寒者的尊重。她从不曾有炫富的表现，事实上，她所用

的一切东西都是昂贵的名牌。如果不问她，她从不会主动提起。我买不起手机，但我很想玩游戏。当她玩的时候，总是自然地拉着我分享，然后顺理成章撒手，让我独自玩。我甚至认为，她是我们班上情商最高的人。谁都可以肆意叫她胖美人——的确没有恶意，她似乎非常享受这个绰号。



凌菱曾要求她妈妈不要开车接送她上下学，很想自己坐公交。但她妈妈死活不肯。

“那怎么可以哟？公共汽车里人很杂乱，不安全，空气也不好，多遭罪啊！”凌菱妈妈当她是手心里的宝，简直像对待上级领导一样讨好她，甚至巴结她。

“美女，你以为本女子天生就这么痴肥吗？你知道我是怎么胖起来的吗？你肯定想象不出我上小学三年级之前还是豆芽菜呢。我打小就挑食，跟瘦鸡似的。记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常常追着喂我吃饭。后来，他们给我吃各种各样的开胃药，一下子就把我的胃口开发出来了。见我好不容易喜欢吃东西了，他们乐坏了，就由着我饕餮啊饕餮啊饕餮啊，恨不得把我以前少吃的东西一天就补回来。愚昧啊，溺爱害人哪，直到把我吃成了肥婆。我那时候小，不懂得苗条的重要性。他们还夸我，说我肥嘟嘟的可爱死了哟。直到现在，只要我吃得痛快，他们就开心得要命，好像我考了全市第一名。还说胖有什么要紧，身体健康最重要。也不打听打听有几个胖子身体是健康的！我倒是想减肥啊，哪有那么容易啊。他们说等高中





毕业，考上了大学，不用消耗那么多体力去学习了，就给我报一个魔鬼减肥班，肯定能减得和你一样苗条。你说愚昧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和你一样苗条，下辈子吧。”

其实，我多少替凌菱的肥胖发愁。很明显，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的家人认为她无限胖下去无关紧要。

我常常想，多亏有凌菱这个好朋友，否则，我的郁闷该向谁倾诉？好多书上都说，女生一定得有闺蜜，一定得找到可以倾倒垃圾情绪的垃圾桶。我无疑是幸运的，撞见了凌菱这个骨灰级闺蜜兼铁杆垃圾桶。

5

突然意识到今天是周末。

整个下午，大多数同学似乎都没听课的情绪了，心早就飞到了校园外无限辽阔的世界。每逢在家里憋屈了，学校便是释放我压抑情绪的理想场所。听课写作业和同学们说说笑笑……有太多可以转移注意力的目标，完全可以忘记家里的不快。整个上午，我像往常一样过得开开心心，全然忘记了家里还有个突然神经又不正常的妈妈。

下午上完第二节课的时候，我的情绪便急剧下坠。想到早上出门时冒死反击妈妈的那些话，我不寒而栗。我并非从心底害怕妈妈，但我从来不想和她发生冲突。我一直渴望我们能够像电影电视里的某些母女那样倾心交



流，其乐融融。谁愿意每天生活在空气似乎都凝固了的家里呢？谁愿意每天都生活在别人敌视的目光和愤怒的脸色里呢？

“美女，又不高兴了？多愁善感，跟林黛玉似的。回去跟你妈妈撒撒娇吧，什么事都没了。”凌菱那粉白粉白的脸俏皮地搁在课桌上，歪着脑袋，扑闪着她那日本卡通少女般的大眼睛。

“撒娇？亏你想得出来！我跟我妈妈撒娇？她可能不知道‘撒娇’是什么意思！”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鄙夷不屑。

“别那么夸张了，美女，你撒娇试试嘛。没试你怎么知道她不接受呢？我妈妈气得跟变色龙一样变了颜色，只要我搂住她，肉肉麻麻地喊她几声‘妈~妈~’，她立即丢盔卸甲。其实，爸爸妈妈都是非常好哄的。”凌菱叫“妈~妈~”的声音，甜甜酸酸，酸酸甜甜，油腻腻的，令我鸡皮疙瘩满天飞。我真怀疑她的声带是不是与众不同。

也许，我应该如法炮制。当然，这样做不但需要视死如归的勇气，还需要克服排山倒海般的抵触情绪。

放学铃声一响，杂乱、拥挤而又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便塞满了校园的角角落落，像是一群被关了很长时间的牛犊、羊羔。和凌菱击掌说再见后，所有的喜悦和轻松自然便皆与我无关。

我背着书包踽踽而行。

好些天没露脸的夕阳，支离破碎地铺晒在一丛丛了无生气的牛芒刺上。牛芒刺在C城随处可见。真是弄不明白，这种荆棘居然蔓延了C城的大街小巷。幸亏没把它当作本城的“市树”“市花”什么的。据说，它有过一段悲情的传说，蕴涵着“忏悔”和“警醒”之意。我讨厌这种其貌不